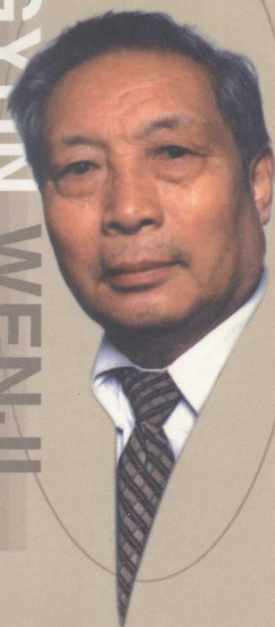


程云文集

CHENGYUN 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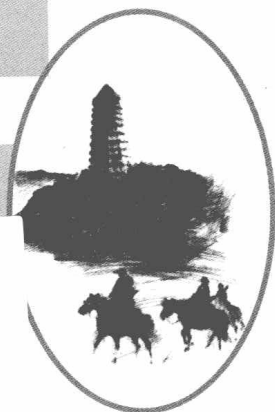
第二卷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程云文集

第二卷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云文集(1-3 卷)/程云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5

ISBN 7-5430-2156-0

I. 程… II. 程… III. 程云-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740 号

书 名:程云文集(1-3 卷)

著 作 责 任:程 云

责 任 编 辑:潘长胜

封 面 设 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39623 82842176

印 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41.875 字 数:1000 千字 插 页:16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0-2156-0/I·322

定 价:120.00 元/套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延水谣·····	(1)
夜话大森林——怀萧军·····	(11)
忆“儿艺”·····	(21)
瞧他那张脸·····	(27)
抽去主旋律的恋歌·····	(31)
理想新娘·····	(43)
“完璧归赵”之后·····	(45)
火凤凰——丁玲、陈明之爱·····	(50)
小英妹妹 林哥哥·····	(61)
怪诗人高扬的罗曼史·····	(70)
多情常被多情恼——塞克与他的“娇妻”玛莎·····	(78)
秀秀——不是爱情,胜似爱情·····	(91)
淡淡月色——我爱兰零·····	(105)
曾经沧海·····	(128)
崖畔上的歌声·····	(141)
表姐张玉琴·····	(152)
乡恋·····	(165)
酸柳、痴潘二恩师·····	(170)
温哥华奇遇——并非个人悲欢离合的报告·····	(181)
说说田老大——江城艺苑故人多(之一)·····	(204)
再说田老大——江城艺苑故人多(之二)·····	(206)

大导演崔嵬	(208)
“草原骏马”——舞蹈大师贾作光	(216)
友话	(219)
那小树就是周代	(225)
忆丹地	(229)
谢芳,从江城升起的明星	(237)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武汉	(244)
大武汉新演《九歌》——怀陈丕显同志	(261)
赵老,祝您健康	(273)
并非遥远的追忆——写于安波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祭	(283)
响亮的歌 大写的人——贺时老乐濛 80 寿辰兼论 (1E) 其歌曲创作	(293)
宏伟的“十大集成”与它的主持人——周巍峙	(301)
说啰刘炽——论刘炽	(308)
柳之歌	(339)
灵璧人说灵璧石	(343)
石话	(345)
猫咪哪去了	(348)
贺江城兴起收藏热	(349)
人与鸟儿的欢乐	(351)
大雁的传说	(356)
我的《牛经》	(361)
“士”的杂说	(366)
捏龙祈雨撷趣录——编导《九歌》的余兴	(370)
花开两朵,各采一枝——关于“养生法”	(378)
我说钓鱼——品味生活(一)	(381)
我的棋友们——品味生活(二)	(382)
郊游——品味生活(三)	(384)

杂侃——品味生活(四)	(386)
一路风光——品味生活(五)	(388)
乡情——品味生活(六)	(390)
失学与“得学”——我的书话之一	(392)
“正书”与“闲书”——我的书话之二	(395)
啃·品·翻——我的书话之三	(398)
绰号杂闻	(400)
中国鼓(之一)	(404)
中国鼓(之二)	(406)
中国鼓(之三)	(408)
中国鼓(之四)	(410)
昔日章华今何在——楚建筑风貌探微	(412)
人才絮语	(420)
稽古录三则——可恶的伍子胥	(426)
扶桑风情	(434)
今日香港特多情	(461)

延河水谣

歌 头

喝过延河水的人，常常怀念延安；没到过延安的人景仰“延安”，在脑子里往往是十分抽象的——“革命圣地”、“红色干部摇篮”、“吃小米的苦地方”、“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古城”……等。

其实，延安很具体，很生动，很有历史的、地理的、时代的特点。

我从延安来，未到之前敬延安，到了延安爱延安，离开延安想延安。

本文是“聊天”式的，有兴趣者不妨随我去作一次“闪电”式的神游。

城名佳话

延安，是西北黄土高原上一座古老的名城。史载：隋大业年间建“延安府”，那是公元6世纪末期，距今已1400多年，够古老的。因当时是“边陲重镇”，也够有名的，但她名垂青史，名扬世界，为亿万人所尊敬、憧憬，则是在她成为“中国红都”的十年1937——1947。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培养出千万革命干部的摇篮。从政治地理角度说，她是中国第一流的名城。

延安，又名肤施。传说：延安城东门外延河对岸有座清凉山，清凉山上有座佛教寺院“清凉寺”。贫瘠而干旱的那块土地常闹灾荒，灾荒连年时饿殍遍地。寺内的一位高僧看见光秃秃的枯树枝上几只乌鸦也因无处觅

食而饿昏了，遂大发慈悲，仿效佛祖以身饲虎的善行，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一片片地丢给垂死的乌鸦。这是古老的故事了，“肤施”之名由此而来。这故事包含着贫穷与奉献，够人寻味的。

延安既然有另一个名称——肤施，在国民党反共的年月里，从国统区寄来的邮件相当多是写着寄往“肤施”的，因为国民党当局怕“延安”两个字，似乎谁知道“延安”就等于“亲共”或“通共”！至少是值得注意的“危险分子”。

有这样的笑话：

1938年，大批青年涌向延安参加革命。国民党沿西安至延安的通道上广设武装检查站加以拦阻，但收效不大。于是就设法“检查思想”，在西安的高中及大学校中搞“问答题试卷”。在10多条问答题中有一条：

“延安是什么？”

如有人答：“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结果会被认为已“赤化”而被送到“劳动营”中去。

有一人要去延安前夕，被带去应试。他故意答：

“延安是荷兰种的奶牛”。考试者非常满意，恨不得抱过来亲他一口。此人不久到了延安，名叫江虹，我在延安的一名同事。

奇特的“山楼”之城

延安古城，依山面水，古朴坚实。1938年秋冬之交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城内尽成废墟。于是，在阵阵歌声中延安军民挥动洋镐与铁锹，在延水两岸挖出了千百眼崭新的窑洞。成了新的机关学校群。

西北高原兀起的黄土岗土质坚实而细密，打窑时土内尚含有水分，不难开挖，打窑人似乎是在进行内空雕塑。一旦打成，只消几天，窑内外就会干燥的叮咣响，没有潮湿的忧虑。

机关、学校打出的窑与当地民居的窑有很大的不同：

——窑洞排列整齐。一排排、一层层、远远望去，恰如楼房（民居则零散而错落）。

——窑外开拓出供室外活动的坪场，坪场边沿种植着南瓜、豆角、牵牛花、向日葵或波斯菊等。春夏秋三季姹紫嫣红，生气勃勃。（民居门前，户户栅栏，坪场是放养家禽的好场所）。

——窑内用石灰泥成雪白的拱形壁，光线柔和而明朗（民居多保持原土色）。

——门窗是木制，半圆形的上方，扣成五角红星，红星光芒四射状，不知是何人所设计，通行全延安，很美。窗纸是当地土棉纸，擦上豆油，透明如浅色玻璃，采光效果很好。

窑洞最令人怀念的是冬暖夏凉。在“千里冰封”的严寒季节，只要拢上一盆木炭火，就和暖如春；在三伏夏日，窑内也凉爽宜人。

窑洞是理想的防空洞。日寇飞机岂奈我何？轰炸吗，赠我炸弹皮而已。

延安的旧城暂时报废了，可是，由千百孔窑洞构成的新城屹立在延水两岸。这在抗战中的中国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奇特的城。入夜，窑内灯火闪闪。好一座壮美的“山楼”之城。

记不得是1939年还是1940年了，从重庆来了一批记者（左、中、右皆有）访问延安。进步记者赵超构先生了解了延安军民坚定的抗敌意志，沸腾的战斗情绪和简朴的战时生活时，很受感动。回去发表了客观的、热情洋溢的文章（新中国建立后，赵先生长期主持上海《新民晚报》工作）。但也有位反共记者用“鸟食（指小米为主食）兽居（指以窑洞为居室）”来攻击这块神圣土地上的军民生活，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大后方人士的义愤。在一个公开场合，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士指着那人的鼻子说：

“延安人是‘鸟食兽居’你呢？我看才真的是兽食鸟居——食无肉不举箸；先生的府上不是一架重庆的吊脚木楼吗？衣冠取人为奴仆的奴性。中共所领导之军队在前方浴血杀敌，在后方宁可

茹苦含辛而节用于民，先生为何要攻击自己最优秀的同胞？我为先生耻之！”弄得那人目瞪口呆，无地自容。活该！

红格丹丹的脸儿

延安小米可是个好东西，它应当与井冈山的红米齐名，因为它们养活了革命。

陕北高原的主要农产品是小米(谷子)、糜子(有粘性的黄色糯小米，即黍子)、玉米、高粱、荞麦、黑豆等。小麦产量很少，大米基本不产(359旅南泥湾屯垦时才栽种了一些，产量有限)，南瓜、土豆是主要菜蔬(兼可代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延安军民的主食只能是小米。早餐，小米粥，每人一个大馒头，主餐的中晚餐都是小米干饭。

小米饭多用大军用锅、大铁锅煮而焖之，黄黄的，香香的。燃料是木柴，锅底会结成一层酥脆的锅巴，我们称它为“列宁饼干”。那东西特香，饭后，留下来可当点心吃。人多锅巴少，只有被分配到厨房“帮厨”(干淘米、洗菜、切土豆之类杂活儿)的同志才有取得“列宁饼干”的机会。

大锅煮土豆片，加盐，浮在面上的一层油花和几根葱丝是最日常的下饭菜，换个口味是南瓜汤，略带甜味。

节假日、周末往往会“打牙祭”——会餐。大盆大盆的红烧猪、羊肉，与白萝卜或粉丝(苕粉制作的)共烩，不论主食是小米饭或大馒头，就都格外可口了。

平时，不少同志都备有自己的“私房菜”：买一斤猪油(牛羊油也可以)加盐、辣椒粉、黄豆、肉末共同熬制，一大碗固体般的，可保存，食用十天半月的“小菜”就出来了。进餐时，加一勺足矣。菜的品味一下子就提高了。“延安人”是很会调理生活的。

小米营养丰富。不知是什么原因，女同志特别容易吸收它的精华。她若是胃口健全的，吃上一二年小米，那脸蛋儿就会红格丹

丹的像个大苹果，身板儿也结结实实，“小皮球”的美名就会加在她的头上。哪个单位没有几名“小皮球”呢？

50年代初，在北京我遇上了当年延安的一名典型的“小皮球”，她显得苗条多了，甚至有些消瘦。我问她：“怎么回事？当年的‘皮球’风采呢？”她苦笑笑说：“好多年没吃小米饭了……”

美哉！凉糕

延安军民吃大锅小米饭，除节假日“打牙祭”外，调剂口腹之需的，也有营业性的餐馆。

当时的延安人是革命者的群体，过着“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生活。经过抗战前的土地革命，这里已不复存在地主阶级，也不存在巨商富豪。居民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这就是这里的消费者。革命者是清贫的，平民是简朴的，抗战是持久的、艰苦的，被封锁的边区物质条件是有限的。这就是当时延安餐馆的消费对象和社会经济基础。

据我记忆，当时全延安的餐馆总共不到10家。分布在南门外新市场（商业区及边区政府所在地）3家，北门外大砭沟口2家，清真食堂1家、桥儿沟口1家，如此而已。

这里的餐馆，按现在的标准只能称作“小饮食店”，因为所经营的品种全是大众化的。牛肉面、羊肉泡馍、羊杂碎汤、大饼、荞面盒漏、肉丝面是最普遍的。炒肉丝、红烧肉算是上等菜。上一小盘油炸黄豆（影片《大决战》第一集中林彪爱吃的那又香又脆的东西）基本上不要钱。这里既没有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行令猜拳，因从无人“包办筵席”，所以更没有杯盘狼藉。这里经济实惠，主客融洽。

也有全城闻名，风靡一时的“佳肴”。其中青年食堂（位于大砭沟口，中央青委总务部门所开办）的“三不沾”、回民食堂的“坛子牛肉”为最脍炙人口。“三不沾”，甜菜，胶状，不沾牙、不沾筷子、不沾盘子，大约是豆沙、枣泥、麦芽糖为原料所烹制成的，很可口，但很

便宜，一到星期天就供不应求。

延安女子大学(女大)曾短期开办过机关食堂，别出心裁地推出了“统战汤”(猪血、豆腐是主料)、“三八菜”(只闻此名，未尝过，不敢妄述)等。味美、量足、价廉，一时传为佳话。

民间美食以“二糕”为最诱人。

一是“枣糕”，陕北枣个儿大、肉厚，放入黄黍米粉糊中蒸熟成大蛋糕状，论斤两切成手掌厚块状出售。不论热食、冷食，都香滑可口，而且红黄相配，那颜色也鲜美的可爱。

二是“凉糕”，荞麦粉加入土豆淀粉蒸熟(那样子像西餐中的“午餐肉”，也像湖北人爱吃的“肉糕”)。待凉，切成薄片，拌入葱花、麻油、盐、醋、辣油等，就成了风味独具的凉菜。美哉！凉糕。当地人常说：“从吃风看民风”，延安的饮食是特定历史、地域的文化现象，当然不可能全适用于今天。若与今日国中久已成灾的“吃喝风”相比呢？不免令人兴叹了！

河上的欢乐

延河发源于长城脚下的天赐湾附近，经安塞来到延安城下，在东门外打个转，流向延长县，过张家滩奔向它的母亲河——黄河。延河是黄河水系的支流之一。

延河全长也不过400公里左右，延安正处于它的中游，最能显示它的风采、性格。

——延水清时，清澈见底，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斑斓可爱，水质甘甜，晨雾中赶着驮水毛驴的炊事员，唱着歌儿你来我往。那情景如诗如画。

——延水浊时多在汛期，它夹泥带沙滚滚而来(这是高原长期水土流失造成的)，像发怒的浊龙向东南方撞去。总交青央中，口商不在四季中，延水还是清时多、浊时少。清清的延水给延安青年带来许多欢乐。

山游 游泳：清江对岸人，一不穿黄衣而然星。”游水游热天“丁姐又

清清延水是沙土地河床。北门外“女大”门前是一处宽阔的“浅水天然游泳池”，对岸是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党校等机关学校的所在地。夏日，特别是星期日，“游客”云集，男女老少都有。

这里的水最深处不过齐胸，是学游泳和嬉水的好去处，不会溺水也没有灭顶的危险，所以人最多，也最热闹。在歌声、水声响成一片中，“展览”了各种各样的泳姿：蛙式、自由式、仰泳，这是“洋”的；“土”的“狗刨式”（也称“狗爬式”）用双足打起阵阵浪花也很引人入胜。人，多则多矣，这是个“普及型”的游泳场。水性好，游泳技术高超的则“不屑于”在此凑热闹了。

清凉山下是“健将”们大出风头的“深水天然游泳池”。

清凉山是裸露地表的石山。“水随山转”，正对城东门处是延水深处，最深处可达5米，恰恰有一处山石从山腰中兀突伸向水面，又成了“天然跳水高台”。善跳者从此凌空飞下，观众中爆出阵阵掌声及喝彩声，初学者是不大敢在此入水的。善泳者在延安曾组成了一支名为“飞鱼”的游泳队。

“飞鱼”游泳队组成的倡议者我记得叫朱殷，是位喜爱运动的同志，他书面邀请中央办公机关的康云同志参加“飞鱼游泳队”，因字迹潦草，收发员交给了康生，康生为此在“解放日报”上还刻薄地写了首打油诗并附加了几句“杂言”。那诗是：

约我游泳吃一惊！
如飞鱼认不清。

×××××××（如今我也记不清这第三句了，意思是仔细端详之类），第四句是“错把康云作康生”（繁体字“雲”字草书接近“生”字）。

何必呢？不过，却也增加了“飞鱼游泳队”的知名度及号召力，很红火了一阵子。

延安的冬天，冷而干燥，清清的延水结成了青青白白的冰河，

又成了“天然溜冰场”。虽然河床宽窄不一,从党校门前到宝塔山下总共有 300 米以上的河段可以溜冰。

平日,东方欲晓的早晨,冰河上就有人在冰上活动了;晚饭后,到日落西山时分,冰上人更多。星期天,这里成了热闹非凡的溜冰场。

因为缺乏冰刀,“打哧溜”的人不少。紧跑几步,侧着身子冲上冰道,靠自身前冲的惯性滑行,善此道者可冲出十米以上去,也够惬意的,这又是“民族形式”了。

延安青年“创制”了一种捆在普通鞋子上的“土冰刀”(不叫“溜冰鞋”)。南门外新市场有几家锻打农具(锄、镰、刀、镐等)的铁匠铺,应时所需也会打制这种“土冰刀”,最受欢迎“来料加工”。最理想的原料是日本飞机轰炸时“送”来的炸弹皮!

延安的窑洞是不怕轰炸的,普通的几百公斤的炸弹丢下来,伤不了窑洞的“毫毛”。当敌机飞走后,不少同志奔向投掷处热热闹闹、寻寻觅觅。捡到了一块炸弹皮的人则发出胜利的欢呼:

“我有了冰刀了!”

相当多的“土冰刀”就是这玩意儿加工而成的。

“溜冰服”也是“百花齐放”。老棉袄、棉裤太笨重了,好处是防摔跤。最漂亮的是一些女同志(为自己或为爱人)用毛线编织的“压发帽”及紧身衣裤了。穿上它,飞驰在溜冰场上,或速滑,或表演花样,那健美身影令人羡慕不止。

游泳、溜冰,是体育活动,也是社交活动。在此结成好友的不少,结成恋爱对子的也大有人在。

中央医院某女向马列学院某男夏学游泳冬学溜冰,终于成了恋人,结成了夫妻。结婚之日,“洞房”(新房是窑洞,名符其实)门上挂了两副“土冰刀”。红纸上写着:

“依系阿拉冰人”(注“冰人”即媒人)

纺车·西红柿·乌鸦

1942年延安军民展开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生产运动”。

边区被封锁，军民要吃穿，百姓负担重。办法只有一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振臂一呼，党中央一声令下，军民齐上阵，男女齐动手。延安的山山峁峁被震荡了。

两年之后，粮食自给有余，口号是“耕二余一”（耕作两年要有一年的余粮）。种菜、养猪大发展。各机关、学校种的西红柿大丰收，菜是它，水果也是它，吃不完就做成“蕃茄酱”。陕北烟叶（特别是陇东合水产的品种种植的）叶大味醇，烟民们向俄国人学来的“大头卷儿”吸起来很过瘾。而且本地产“飞马牌”香烟也摆上了“消费合作社”的货架。

各单位的纺车儿一排排摆开。竞赛活动中“纺线能手”一批批出现，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纺出的线线又细又匀，多次受过表扬。

南泥湾屯垦部队把荒山野岭冷水滩开辟成了可产水稻的“陕北江南”，而且用牧畜业所产绵羊毛，经过精纺，织染成草绿色毛呢，指战员穿上了绿毛呢军服。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人员见了大为惊叹，竖起大拇指称为“中国军队最漂亮的军服”！

困难就这样解决了，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真心诚意为人民的共产党人呢？

可是，克服困难也着实不易！

比如纺线线。粗手大脚的男子汉，要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左手持雪茄形棉卷儿，抓紧了不行；抓松了也不行；右手摇车轮，慢了不行，快了也不行；不会“倒线”也不行。

纺出的线分成四等：“特等”为“机子线”，是合成缝纫机用线用的，细如发丝，纺者要在地下铺一方黑布，才便于时时察觉它是否合格。头等线用于织细布，二、三等织出的只能是粗布了。三等以

下为废品！本人是个急性子，从来不曾纺出过头等线，废品率不少，合作社不收，只好用它搓灯捻子或拧草鞋耳子，实在不是纺线的材料，只好“转业”领一组与我差不多的“粗人”去制作乐器（二胡、小提琴、月琴、大小军鼓等），谁知“东方不亮西方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夜话大森林——怀萧军

1940年冬。飘飘扬扬、旋转着的鹅毛大雪把陕北高原覆盖成银装世界。白天，亮的耀眼；入夜，延水两岸一排排窑洞中的灯光像一颗颗闪烁的星星。在“中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诗人高阳的窑洞中聚集着几位谈兴甚豪的友人：——杜矢甲，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作曲家、鲁艺声乐教授，高阳的挚友。（人称“延安八大怪”之一。关于“八大怪”、“八大忙”之类的“雅号”为何加在某些同志——几乎全是文艺界人士——头上，是个颇有兴味的话题，容后再说）

萧军，以《八月乡村》一举成名的作家。此公性情豪迈，谈吐风趣，疾恶如仇且拳脚了得——三五壮汉与他比试也休想近身（这一点不大为人所知），他既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又是位铁铮铮的关东汉子。当然，他也被人称为“八大怪”之一，而且名列前茅。

——高阳是窑洞主人。未婚，一人住一间向阳的“亮窑”，也是东北人。他的诗及歌词多以蒙古草原生活为题，朋友们戏呼他“蒙古马”，他欣然允诺，也在“八大怪”之列，此公率直无忌，重友谊。

瞧，“八大怪”此时此地就聚集了三位，够热闹的。我住“青艺”，同在延安北门外，是他们的近邻，也算是他们的“小朋友”（那时才20岁）与他们常来常往。如今，也在高阳的窑中听他们聊天。